

# 花木兰传说

刘振新

2018年10月10日我来到花木兰的故乡——河南省虞城县。县里有花木兰祠，祠前是广场，广场有花木兰骑马征战石雕像，像西边有毛主席亲笔书写的木兰辞诗壁。南边有花木兰陵园，陵园里有花木兰墓。花木兰祠横幅为“孝烈将军祠”，大门口写的对联外联是：“女扮男装代父从军明大义，功成身退辞官拒赏见高风”内联是：“代父从军成大孝，为国戍边固金瓯”木兰祠内有二通石碑，碑文记叙花木兰身世、事迹及历代修祠情况。碑文后有花木兰从军画展。

花木兰生于公元412—502年。

那天早晨，我们参加鹤山笔会的一行人在县城上车前，大家似乎都感受到了一种晚秋的使人微微冷战的寒意。车由内丘城向西驶出后，不到一个钟头来到了鹤山下的扁鹊庙旁。

我们游览了扁鹊庙后，开始向鹤山进发。

走在鹤山下的小路上，我们首先看到了一棵棵红色的大树在朝阳下闪耀着。一些来自省城或天津的文友们惊呼：这里也有红叶呀！是不是枫香树？

那不是枫香树，那是太行山区特有的柿子树。柿子树的树冠宽阔，叶子掌大而椭圆。此时，亮红的果实与鲜红的叶子相辉映，真像是一团团的彩云飘坠在山底，为十月的鹤山增添了许多优美的情绪。

柿子树虽是极普通的树，但其叶与果随季节朴素与浪漫的交换，清晰地表述了一段青春嫩绿走向成熟的自然里程与心灵历史。十月的

每逢季节更替，我都要整理衣柜，淘汰一些旧衣。

我家的衣柜足够大，可衣服好像总也盛不下。它们在衣柜里挤我，我挤你，挤成团，再一起滚到地上来。一个悠闲的周末，我耐心地把一些衣服从衣柜中清除，好腾出地方给即将到来的新衣。一件件比较，权衡，犹豫，决定，最后有一些旧衣服就被我扔到一边。我并没有厚此薄彼，扔出来的每一件都能找到一些毛病，式样过时，缩水变形，太瘦了，或者太肥了，要不就是太旧了，花纹看腻了，这些都可以成为我扔掉它们的理由。

然后，打包装车，拉回乡下，送给母亲。

生活富裕之后，旧衣服就成了很多人的一块心病。直接扔掉吧，衣服好好的，实在是暴殄天物。送给亲友吧，谁也不稀罕，闹不好还落个寒碜人的嫌疑。捐助山区贫困儿童？找不到接受单位。只好一天任由它们在衣柜里滥竽充数，不见天日。但我是怕的，我有一个能干的母亲，她总有办法把这些旧衣服变废为宝。

母亲70多岁了，头上的白发，脸上的皱纹，行动的迟缓，说话的迟钝，都无言地宣告着母亲的衰老。正月里县城搞文艺汇演，我想让母亲来看。母亲说，不去了，有啥看的？我心微微一酸，母亲对生活已经失去了热情。这是一件可怕的事情，我要阻止或者扭转它的再次发生。

对一个勤劳的村庄女人来说，能挽救心气的，只有劳动，适合做的劳动。母亲面对我拿回家的旧衣服，脸上洋溢着喜悦的花朵。她的眼睛发着亮，嘴里“啧啧”地说着可惜了，手却早已拿起锋利的剪

花木兰父亲叫花弧，母亲贾氏，花木兰是长女，有一个妹妹，一个年幼的弟弟。当时施行府兵制，青壮年男丁战时打仗，闲时务农。北魏时代，北方游牧民族柔然不断南侵扰民。北魏皇帝下令，每家出一男丁上阵杀敌。花木兰父亲也在其中。花木兰父亲年迈体弱，如上阵打仗很可能有去无回。花木兰从小不裹脚，浑身有一种假小子的英雄气概。花木兰父亲年轻时曾是有名武将。花木兰跟随父亲学文习武，练就了一身好武功，小小年龄曾与父亲擒获了两个人侵宅院的贼盗，深受父亲钟爱。花木兰决定男扮女

红柿树，为寂静壮阔的鹤山脚下点缀了瑰丽、点缀了情趣、点缀了含蓄。

我们的视线恋恋不舍地躲过了红柿树光彩的诱惑后，悬崖上或高岗上的红色又吸引了我们的目光。我们淡忘了攀登的艰辛，让陡立不平的弯弯山路任意引导着我们登呀攀呀！渐渐地，向有红色的悬崖旁、向有红色的高岗上靠拢。

走近悬崖与高岗，那红色仍然是一团团红叶放射的光彩。但它不是柿子叶，而是一种叫黄栌的植物的叶子。

黄栌，是太行深山区常见的一种落叶灌木。它的叶子幼童的巴掌般大小，为卵圆形，秋季由绿变红；它的花单性和两性同株共存，果实为肾脏形；它的木质为黄色，可制染料。鹤山上的黄栌不算多，但却格外有灵性。

我曾到过太行山区的不少地方看红叶，也曾到十月北京的香山上

刀，开始拆衣工作。剪掉领边袖口，裤脚口袋，去掉多余的，留我想用的，一件衣服就变成几块平整的碎布。看的出来，拆一件旧衣服

时，母亲的内心是快乐的，甚至充满了激情。这非但不是一件麻烦的劳动，还是纠正一个错误。经过一番修改，生活会更加完美，没有瑕疵。

剪剪复剪剪，一件件旧衣服就变成了一个个碎布头。它们在生活中转世，脱胎换骨回到过去，回到起点。母亲在大盆里放满清水，用粗糙的手用力揉搓，再洒上洗衣粉，盆内涌起雪白的泡沫，掩盖了这些布头的情影。清水投洗干净后，它们被挂在晾衣绳上，像猎猎的旗帜，在风中飘扬，在阳光下滴着水。把过去的污迹滴下去，把曾经的记忆滴下去。

母亲要做的碎布门帘，没有谁比我更了解母亲。

门帘，就是挂在门上的帘子。刚开始，那层薄薄的棉布，只是用来挡风的，北方气候干燥，风沙大，冬春两季，整天能听到呼呼的风声。这时候，门帘就派上了用场。不管外面的天如何肆无忌惮，门帘内必是一屋子的暖香和安稳。春夏秋冬，农家院里的门帘，薄厚变换，随季节演绎不同的风景。

很多乡亲家的门帘都是花钱买的，母亲从不妄加议论。但我知道，母亲一定认为，心灵手巧的主

装骑上战马带上父亲的“忠、勇、真”宝剑，代父从军。

花木兰备好战马鞍装奔赴长城以北与柔然作战。花木兰晚上合衣而睡，白天勇猛杀敌。战友们洗澡时她便自告奋勇去站岗。处处避人耳目，隐瞒身份。花木兰当过侦察兵通信兵，多次深入敌人内部获得大量情报，有一次她发现前方阵地上夜间有大批鸟群被惊飞，便确定这里驻扎敌军。“宿鸟惊飞，必有伏兵”。她把情报连夜报告元帅，元帅率众撤离帐棚，埋伏四周。命花木兰带兵悄悄绕到敌人后方。等敌人偷袭时，元帅的“空城计”发挥了作用，一举歼灭偷袭之敌。同时花木兰也因敌后空虚，擒获了敌首豹子

赏红叶，虽感觉都好，却觉得没有此时鹤山上的红叶自然、古朴和灵秀。是不是因为鹤山与古代神医扁鹊有关，而使鹤山的红叶也沾染了扁鹊的神气？

鹤山上的红叶光泽厚润，叶色浓重，充满了鲜活的生机。它们有的长在漫坡岗的小小石林中，有的长在悬崖上岩石的夹缝中，却都长得丛密旺盛，与相邻的其它灌木或野草相比，红叶从就格外显得英俊出众。

十月的鹤山上，温暖如春。在透明的秋风轻轻地吹拂下，其它灌木和野草的叶子枯黄了，脱落着，已显出十分疲惫的倦怠，而黄栌却仿佛到了又一个青春期，用赤色动感的衣衫表现着生命的忠贞与执著。

是的，红叶从在明媚的阳光照耀下，锦团似火，显得十分热烈，含蓄地倾吐着生命的真谛。

鹤山上的红叶，种类繁多，有叫上名字的，有叫不上名字的；有乔木

皮。这一仗打的实在漂亮，花木兰以少制胜，四两拨千斤，荣立大功，花木兰在战场上比男战士还勇猛还厉害，深得下属拥护，上级赞赏。后来她被提升为花将军。

有一次张元帅欲把自己女儿许配给花将军，还找了媒人说和，花木兰当然婉言谢绝。但张元帅女儿死活不依，她来到军营与花木兰撕闹中，一下子发现了花木兰是女儿身。花木兰当时非常害怕。但这个女孩子不但没揭穿花木兰，还非常佩服花木兰的勇气。女孩子为花木兰保密。暗地里两人拜了干姊妹。张元帅除保密外还为花木兰向朝廷请功。

朝廷不但免除花木兰女扮男装欺君之罪，还嘉奖她保家卫国申明大义巾帼精神，边疆安定后，皇帝册封她为尚书郎（省级首长），朝廷要把花木兰嫁给自己的儿子，花木兰拒绝了，花木兰说她在家里定过亲了，愿意回家补偿和孝敬双

的叶子、有灌木的叶子、有野草的叶子，还有几种藤蔓植物的叶子；有的深红、有的浅红、有的黄中夹红、有的绿中飞红；叶形叶态各异，彩韵独立又相互诗与音乐一般地交融，把十月的鹤山映得格外丰厚与充实。

那鹤山上空的及环围着鹤山的湛蓝的天色，是衬托鹤山红叶独有灵性的重要因素。一位看惯了城市上空天色的文友深有感慨地说：鹤山的天色怎么是晶莹剔透的蓝呢？

确实是，那城市上空的灰蒙蒙蓝的天空或白蒙蒙的天色，与鹤山的天空的颜色是无法相比的。鹤山

## 鹤山的红叶

姚勇

动。剪刀，圆木尺，报纸，老花镜，顶针，这些都是不可缺少的工具。像当年给我们做鞋先要剪个鞋样一样，母亲要先剪好燕子、苹

果、石榴、月季的小样，再把小样落实到布料上。母亲想的很多，可身边供他参考的实物却实在很少。但是，困难是难不住母亲的，她的心里非常清楚燕子是怎么飞的，苹果是怎么红的，石榴是怎么裂开嘴的，月季花是怎么一瓣一瓣缓缓开放的。在我眼中，母亲剪的小样活灵活现，但母亲还是不满意。她是一个现实主义者，也是一个完美主义者。她要让燕子的翅膀更灵动，让苹果的梗更细长，让石榴的轮廓更圆润，让月季的花朵更层叠。

春风很好，吹进窗子里，吹得母亲神清气爽。比照小样，她拿出红的、绿的、白的、黑的、黄的碎布，剪了无数个小燕子、苹果、石榴、月季花。然后，把这些图案缝缀到门帘的素色大背景上去。门帘突然变成了一个美丽的大自然，生机盎然，鸟雀啾啾，鲜花盛开，硕果累累。母亲用故事的题材，用口语讲述的形式，把过去的生活，跟眼前的生活，一块块拼接，组接故事的手法，有点后现代的意思。这些花朵与叶片是母亲记录生命的隐秘符号，它们不再是一块碎布料，而是一种生命的状态。

大门“吱呀”一声，邻居们来串门了。刚进院子，她们就被挂在我家正房门上的碎布门帘震撼到了。似

亲！只请求皇上赐他一匹骏马回家乡。

她回到家中，全家人欣喜若狂，老父亲慈祥着女儿的脸，泪流满面，就是说不出话来。花木兰也觉得自己在外十二年征战疆场能活着回来，实乃万幸。醉卧沙场君莫笑，古来征战几人回，打了12年仗多少士兵和将领长眠在了战场。

花木兰荣归故里后，便与邻村的李俊生拜堂成亲。李俊生与花木兰自幼订了娃娃亲。花木兰替父从军，李俊生不忍让花木兰独上战场，自己也跟着去了。花木兰是武将，李俊生则是押送军粮草料的后勤官，他们在战场上多次打交道，也是战友。花木兰出嫁那天锣鼓喧天，花木兰的下属也来祝贺，想不到的是，昔日的花将军竟是花枝招展的新娘。于是花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的故事一下子传扬开来。

的蓝天就象是刚刚用圣水洗净后又用洁风吹干的，给人一种又爽又阔的感觉。

秋高气爽在鹤山，十月红叶仰湛蓝，叹惜峻秀总于此，只待再逢胜景处。从这几句诗里，不难看出，参加鹤山笔会的人们对这里的红叶留下了最好的印象。

我们告别十月的鹤山时，带走了鹤山红叶的诗情画意，同时也带上了对鹤山的不断向往与再度重逢的心绪。

一幅软浮雕样的蓝色底子，四色的拼图，活泼艳丽。风吹帘动，花也开了，鸟也活了。几个人围上去，掀起门帘的一，她们不吝赞美之词，讴歌母亲的伟大与神奇。她们真心真意地请教母亲，关于门帘缝缀与图案选择的诸多问题。母亲热烈地与这些老街坊们讨论着，归纳，总结，评价，每一块碎布在形成精美图案的过程中，所起的作用和所做出的贡献。

村庄里沸腾之后，又平静了，那些喜欢串门的女人们突然喜欢宅在自己家里，安安静静地做起了女红。她们翻箱倒柜，整理旧衣服，剪洗晾晒，然后蹬转缝纫机，做起了碎布门帘。她们把母亲作为偶像，把母亲做的第一个门帘作为范本。母亲掀起了碎布门帘流行风，受到空前的尊敬，每天都有人让母亲帮着剪燕子、苹果、石榴、月季的花样。母亲带着老花镜，一天忙忙，忙完自己的活再忙别人的。母亲找到了生活的意义，整个人都精神焕发，她开始研发新的图案，为了做出更好看的门帘。我家的正房，配房，屋门，内门，每个门上都有了门帘，实在没有再做门帘的必要了。

母亲就给大舅家做门帘，给小舅家做门帘，给大姨家做门帘，给小姨家做门帘。过年的时候，我家所有的亲戚家都挂着美丽的碎布门帘，村庄里家家户户都挂着美丽的门帘。母亲喜欢串门了，看着这精致的手工艺品，要多喜就有多喜。

碎布门帘，让衰老的母亲变得年轻，变得美丽。我感动着母亲的快乐，觉得安慰也是一种幸福。门帘是母亲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寄托，是把艰难困苦诗化的一种生活态度。这种生活态度，已一点点地置入到我的血液和骨髓里。